

抗美援朝知識叢刊

李提摩太



開明書店

抗美援朝知識叢刊

李 提 摩 太

——一個典型的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

丁則良編著

開 明 書 店

李 提 摩 太

——一個典型的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

每冊售價人民幣3,000元 二(摩2502)

編 著 者	丁 則 良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 刷 者	華 義 印 刷 廠 (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
發 行 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年11月初版(1-10000) 35 P 32 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目次

一	引言.....	一
二	李提摩太開始爲帝國主義服務..... 交結官府 鼓吹中國「印度化」.....	五
三	策勸買辦官僚賣國的陰謀(上)..... 荒謬宣傳與五項「建議」 滅亡中國的「妙法」與百萬橫財.....	一五
四	策勸買辦官僚賣國的陰謀(下)..... 李提摩太的「妙法」被送進英國公使館 一次無結果的免費旅行.....	二六
五	打入「帝黨」陣營..... 拉攏翁同龢——從同文館習談到宰相登門 李提摩太與康有爲、梁啟超.....	四〇
六	義和團運動時期李提摩太的罪行..... 以「征服者」姿態出現 用「罰款」辦山西大學.....	五二
七	李提摩太反對孫中山革命——結束語.....	六二

一 引言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但利用各種不平等條約，侵奪中國的領土，剝削和奴役中國的人民，而且還利用宗教，對中國人民進行不斷的欺騙、愚弄和壓迫。基督教過去就是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工具之一，而一些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和帝國主義派到中國來的外交官、特務等等共同執行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近百年來，不少的帝國主義分子，打着「傳教」的招牌，來到中國。他們自稱為「體上帝好生之厚仁」，「宣明救世之大道」^①，帝國主義壓迫滿清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裏，也說傳教士「原為勸人行善」^②。而事實上，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卻是無惡不作。有的勾結官府，搜集情報，有的包攬詞訟，欺壓人民，有的更進一步，策動中國的買辦官僚，進行賣國的勾當，企圖使中國淪為帝國主義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中國人民受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侵害和壓迫，一百多年來，無處申訴。過去雖然不斷有人起來反抗，但是由於買辦政權向帝國主義無恥地投降，每一次「教案」都在妥協、屈辱的

條件下「了結」，使人民遭受到很大的禍害。只有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成立之後，中國人民纔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確的宗教政策之下，也纔有了新生的可能。特別在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普遍展開之後，基督教的愛國人士提出自養、自傳、自治的口號，中國的基督教纔開始斬斷了和帝國主義的關係。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二十兩日，出席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召集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代表，曾對教會中帝國主義分子和中國基督教徒中的敗類，進行控訴。被控訴的有外國傳教士帝國主義分子畢範宇（F. W. Pric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駱愛華（E. H. Lockwood）、和中國基督教徒中的敗類陳文淵、梁小初、顧仁恩、朱友漁等人^①。全國人民，不論是否基督教徒，都熱烈地歡迎並支持這一正義的行動。百年來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分子傳教士手中受到的侮辱與損害，說也說不完，這一次控訴只是一個開始。

在這次控訴運動展開之後，全國各地基督教的愛國人士繼續進行種種愛國的活動。我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由於過去曾經搜集了一些史料，也曾寫過一些文字，揭發帝國主義分子李提摩太的罪行^②，同時又感覺到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不分教徒與非教徒，都

應當盡力加以支持，就決定把過去搜集的史料和文章，重新加以整理，寫成這本小書。

爲什麼單選擇李提摩太這樣一個人，作爲控訴的對象呢？原因是李提摩太是一個典型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從清末到民初，在中國住了四十五年。在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期間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愈來愈兇，中國人民所受的災難愈來愈嚴重，而他卻由一個傳教士，變成爲朝野矚目的「紅人」。在清末的政治舞臺上，他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腳色。皇帝曉得他，王公大臣恭維他，文人學者聯絡他，至於帝國主義者，更是器重他。他擺出來的面孔很多：慈善家，教育家，科學家，報館主筆，熱愛中國的「西士」。實際上，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分子，一心一意要滅亡中國，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他這一副偽善的面孔，必須予以拆穿，他的罪行，必須在中國人民的面前，揭發出來。在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中，還有着很多類似李提摩太的人物，有待我們的檢舉與審判。讓我們首先來看所謂「冀中國日興月盛」^①的李提摩太，究竟幹了一些什麼樣的陰險毒辣的勾當。

① 見李提摩太著，政教善章合選，防訟釋疑說略。

② 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九條。

③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人民日報。

- ④ 一篇是「馬關議和前後李提摩太策勸李鴻章賣國陰謀的發現」，載天津歷史教學月刊第二期；另一篇是「李提摩太——一個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載天津進步日報史學週刊第九期，後者曾由山西大學學習報第九期節錄轉載。
- ⑤ 見李提摩太著西鐸二，與南洋大臣張香濤制府論中國新驗。

二 李提摩太開始爲帝國主義服務

交結官府

李提摩太(1845—1919)是英國威爾斯(Wales)地方人。他於一八六九年，由英國浸禮會派遣來華，一八七〇年到達中國。他初到中國的五、六年間，並沒有做多少「傳教」的工作，只是忙着在中國內地「遊歷」。他於一八七一年曾到中國的東北，並且企圖越過中朝邊界，進入朝鮮。這一件事有兩點可以注意。第一，按照條約規定^①，傳教士雖然有到「內地」傳教的特權，但朝鮮顯然不在「內地」範圍之內，他之企圖越過中朝邊界，恰可說明這個帝國主義分子在濫用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特權，橫行無忌。第二，他這時初到中國不久，就急忙着到東北去「遊歷」，目的何在，大可懷疑。當時滿清政府把東北視爲禁地，不但外國人不能進去，就是漢人，也不能隨便前往。李提摩太曾在自傳中記載東北的資源、氣候、交通和滿人統治的情況^②。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已經發表出來的，不過是全部記載中很小或無關緊要的一部分，至於那些不曾發表出來的情報，一定是很多的。

「遊歷」東北之後，他就山東境內走來走去，一直到一八七六年，他到過寧海、萊陽、濟南、濰縣和青州。在這些地方，他的傳教工作並沒有什麼結果。

在一八七六到一八八〇這一段期間裏，華北如山東、山西各地，曾發生很大的災荒。中國人民的不幸給李提摩太帶來了幸運。他一方面用有限的救濟品在災民中建立起一些名譽，另一方面，就藉此跟山東、山西等地的大小官僚發生接觸。他極重視走上層路線，據替他作傳的蘇慧廉(W. E. Soothill)說：「氏在內地傳道，已經過幾年，想到播道方法，從官紳入手，是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較比使水上流，為勢自順，所以決定要先引領上等人入道。」^①但是要接近所謂「上等人」，卻必須有適當的機會。現在機會來了，他以一個「慈善家」的身份，出現在大官僚的面前。一八七六年，他到濟南去見山東巡撫丁寶楨，一八七七年，又到太原去見山西巡撫曾國荃，一八八〇年，他又去天津，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這些「上等人」一個都沒有「入道」，而李提摩太的本意也不在真正要他們信教，「引領上等人入道」這句話不過是一種掩飾。他的目的不過是要接近他們，通過他們，為他將來過問中國政治，打下一點基礎。

這時他想到了，一個接近官僚的更有效的辦法，那就是把他在英國學校裏所學的一點

科學知識，拿到中國大官僚的面前表演一番，賣弄一番。換句話說，就是由一個「慈善家」，一變而爲「科學家」，買些書籍儀器，把自己裝飾成爲「西學」、「西法」的權威。

李提摩太果真是一個科學家嗎？絲毫不是。他這樣忙於表演，無非是想用科學當做敲門磚，使自己可以進入「上等人」的圈子。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他爲了討好官僚、不擇手段的情況。據他自己在自傳裏說，他曾經在結交一位府衙門裏的「錢穀先生」的過程中，替這位錢穀先生在鄉下看風水，找墳地^①。在他看來，爲了結交官僚，風水也好，科學也好，都不過是一些手段而已。

科學到了他的手裏，就變成了與「魔術」不相上下的東西。他在太原住了幾年，在官僚、紳士面前試驗磁石吸鐵、氧氣助燃。官僚、紳士們果然感到相當興趣。他們不時去探望李提摩太，官僚的太太們也常和李提摩太的太太往來了。尤其重要的是這些表演引起了張之洞的注意。張之洞在一八八二年做了山西巡撫，對李提摩太的「西學」佩服得五體投地，到處代爲吹噓。於是李提摩太憑他那一點點「西學」，在中國官僚眼中儼然是一位大科學家了。

這幾年中交結官府，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他藉此搜集了不少的情報。例如在一

八八二年他假藉預防水災爲名，就曾在太原城外進行測量和照像。又如一八八四年，他由北京取道張家口，回到太原，沿途使用測高氣壓計，進行測量。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私自進行這些測量工作，目的何在，不問可知。他不但盡自己的能力，搜集各種情報，而且還不斷和天主教士帝國主義分子保持密切聯繫，請他們供給一些情報。例如他曾委託天主教山西、陝西、甘肅、內蒙區的主教，調查平時的米價，災荒時期的米價，難民逃亡的數目，牛羊的數目等等。在中國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有時有些矛盾，互相攻擊，但李提摩太卻與一般的新教傳教士不同，他極力和天主教傳教士以及其中的耶穌會士接近，設法組成一個一致的陣容，分工合作，侵害中國。據他自己在自傳中說，這一番努力非常成功，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甚至請他參加天主教^⑥。這種「水乳交融」的關係，很難使人相信是建築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之上，因爲在宗教信仰上，新舊兩教之間是很不一致的。他們的互相拉攏，顯然是爲了政治上目標相同，換個說法，顯然是以加緊奴役中國爲出發點的。

第二，他交結中國的大官僚，搜集情報，使得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外交官、特務分子更加賞識他的能力。他在自傳中並不諱言他在這時期和英國公使巴夏禮（Sir Harry Parkes）以及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經常保持密切關係。他把在山西交

結官府的經驗告訴了巴夏禮，巴夏禮學會了不少手腕，因而十分欣賞他的活動。此外，他又和巴夏禮、赫德等人，暗中交換意見，製定計劃。關於派中國官員出洋考察，改組中國海軍，開礦、築鐵路，設銀行，辦郵政等事，他們都會交換意見。他已經達到了擡高身價、過問中國軍國大事的目的。

鼓吹中國「印度化」

一八九〇年七月，李鴻章請他到天津去做「時報」的主筆。李提摩太大爲高興，他在自傳中說：「我立刻就接受了這一工作，這一任務真可說是天賜的良機。」^④他在時報上寫了很多的社論，用「西學」、「西法」做掩護，爲擴張英帝國主義的利益，進行了反動的宣傳。後來，他把這些社論集合在一起，編成爲一部小書，叫做「時事新論」。這一部書中充滿了荒謬的言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貫串全書的基本主張，那就是要中國「印度化」。李提摩太在書中時常把中國和印度相比，要中國以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爲榜樣。例如他把世界上的人分爲上、中、下三等。照他看來，英美等國的人，當然是上等。他們「人人識字，又知萬國之事，及凡古今有益之事皆好之」。下等人是「亞非利加內地」的人，和「中國之

苗番」。他們「千人中無一知字者，其識見亦但百里之內，身所經之事而已」。至於大多數的中國人、印度人，只能列爲中等。他們「百人中有一至十識字者，能知千里、萬里之事」。於是他居然得出這一個荒唐的結論：

查五大洲萬國中，凡不識字、不受教者，爲天下第一受苦之人。彼僅從印度教、回教、儒、釋、道教者，不過比未受教之苦稍輕耳。若隨救世教（按指基督教）之國，則受益良多，較比隨印度等五教之益尤多也。蓋一入斯教，則以上諸苦漸少，各益漸多，人能勿知感乎？^④

印度雖然與中國同屬中等，但是照他的說法，印度自從做了英國殖民地之後，已經是「今非昔比，大更舊制」。「開設鐵路，安置電線，立郵政局，修水利，設書塾以講新學」。而且已經成爲「近中國西南最強之國」^⑤。他又說：

試觀印度，初以好道重德爲首務，亦仁義之邦也。而於治國、養民、通商、惠工、整軍、經武諸大政，毫不關心。故其俗弊而民乖，政弛而國殆，卒爲英所奪焉。自英爲政於印度，去其大甚，教所未經，不數年而俗爲之一變，國爲之一新，現皆翕然知講五洲之要務，爲自立之始基矣^⑥。

在他看來，中國還不如印度。英國還沒有「爲政」於中國，「太甚」未「去」，「俗」尙未「變」，因而也就無法成爲「強國」。中國要想講「五洲之要務，爲自立之始基」，自非向英國

的殖民地印度看齊不可。「時事新論」中的多少篇文章，幾乎都是爲了實現這一主張而寫的。例如，他在「書重慶通商停止輪船上駛疏後」一文中，就替帝國主義的所謂「通商」，進行了一番辯護。他認爲帝國主義與中國「通商」，對中國施予了莫大的「恩惠」。像上海這樣一個「僻在海隅」的地方，「近日與外洋互市，爲五大洲商民薈萃之所」，「其中無業小民，因以覓衣食者，不下數萬人」。他想用這樣一種說法，來掩蓋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吸取中國人民膏血的事實。接着他就擡出資產階級學者人口日增、土地生產不夠的濫調，說出重慶通行輪船的必要。這裏，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他說：

今英商立德自製輪船至川江行，從此腳價可減，荒田可墾，百貨流通，豐年可運糧至他省轉糶，荒年可由他省運糧拯飢。此正川省民人由困入亨一大轉機，固不獨重慶一府已也。乃該處民人，狃於成見，轉生惶惑，仍請停止輪船上駛。雖有通商之名，而無通商之實，該地無從興旺。是人欲生之，自欲死之，詎不大可痛惜耶？

說來說去，原來還是爲了英商的利益。按英國在一八七六年和滿清政府訂立煙臺條約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重慶的商務，爲輪船開往重慶，留下一個地步。到了一八九〇年三月，英國壓迫滿清政府，訂立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宣佈將重慶開爲通商口岸。關於英

商自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規定可以「僱用華船，或自備華式之船，均聽其便」，並沒有規定英商輪船，可以開往重慶。英商對於開放重慶爲通商口岸，當然非常高興，但對於輪船上駛，未經規定一事，頗爲不滿。李提摩太所提到的英商立德（Archibald Little）就是極力主張將輪船上駛入川的一人。他在一八八七年就造了一艘輪船，名爲「牯嶺號」，準備上駛，但因當時重慶還沒有正式開放，中國政府拒絕「牯嶺號」上駛，他不得已把「牯嶺號」賣給中國的招商局。他找到了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利用了李鴻章的報紙，爲他進行了這樣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宣傳。

重慶的「民人」爲什麼要反對輪船上駛呢？果真是「狃於成見」嗎？不是的。他們怕的是英商輪船上駛，損害中國人的航運利益。然而李提摩太卻偏要顛倒是非，責備這些「民人」不識擡舉，「人欲生之，自欲死之」。事實上，英商輪船在長江航行，已經不知道使多少沿江以航運爲生的中國人，陷於破產了。

李提摩太這種謬論，雖然沒有馬上生效，可是過了八年，這位立德先生就洋洋得意的把輪船「利川號」開到了重慶的唐家沱，而且還寫了一篇文章，報道他的成功①。

以上所舉，不過是李提摩太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服務的一例。至於文化教育方面，他

也散播了一些毒素，例如他在「宜習英文說」一文裏，對英文的重要大事吹噓。他說：

查此一百年內，英文用處，日新月盛。至今日而北美洲、澳洲、印度國及海外羣島，大半悉用英文。英國商務之盛，甲於天下。商賈往來，咸以英文爲便。人苟能操英語，雖遍走寰宇，自可於所到之處，與士大夫晉接，即謂英文爲五洲之官話，誰曰不宜？

吹了半天，接着就來了一個具體問題，那就是：

聞武備學堂以德文授人，似未盡美，不若仿水師、電報等學堂，授以英文。庶幾赴赴者均可與西人款洽，或觀西書、西報，以考察西國兵法等事，期與西國武員，並駕齊驅，豈不美乎？

武備學堂的學生，學德文或英文，看過去似乎是件小事，但實際上卻不太簡單。這個問題的提出，反映出當時英德兩國在華的鬥爭。英國對德國在中國陸軍中的勢力，一向是妒嫉的。恨不得把中國的陸軍和海軍，完全置諸英國的勢力之下。而且學哪一國的文字，就要請哪一國的教官，買哪一國的武器和器材。這樣不但在軍事上，可以掌握中國軍隊的一切情況，而且從生意經方面來看，也可以賺幾筆大錢。李提摩太在詳陳英文的重要之後，跟着就提出這一問題，其作用就在於爲英帝國主義服務，擴張英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